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二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八

起元年七月盡二
年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
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慣受杖不服雍以白宏靖宏靖命
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
掠去靖貨財婦女囚宏靖於前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
鄭墳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宏

靖請改心塞事凡三請宏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
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洵奉以爲副後洵
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眾從之眾
以監察御史節度判官張徹爲長者不忍殺與宏靖同館處之會
有中使至徹謂宏靖曰軍中所怨者章雍與張宗元輩耳公實無
負於此土之人非士眾所恨惡也今中使至此可因請見自辯幸
得脫去自歸於朝徹因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
曰張御史忠義士必爲相公告我多人不如遷之別館卽率眾遷
徹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反斬於東市近日李師道
反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
且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其殺之徹至死罵不

絕口眾皆曰義士遂收瘞之徹性友愛弟復忠驚或病惡聞人聲徹禁家人不得高語藥餌皆空青雄黃諸怪奇物徹傾貲覓取手自脩治妻子爲之飢餒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宏靖爲天子賓客分司東都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察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宏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畱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性剛褊恃己之廉見貪污者疾之如仇讎又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不可濫聞事例不可給宏正兀兀上表誓不報宏正不得已遣魏兵歸俊

沔之孫也

崔沔開元初名臣

宏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

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宏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

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

益不悅都知馬兵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

庭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

嗣王武俊嘗以爲子故冒姓王氏阿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

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挾其細

故以激怒之也

挾挑

尙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

牙兵謀於府署殺宏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

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己巳惟澄以聞朝廷震

駭崔俊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憚河北之事幾定

而幽薊壞于植魏鎮壞于俊君子恨之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

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

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 瀛莫將士家屬
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
暉不知所在 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峩分兵據其
州 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宏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
得通聖化至今安甯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
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
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
此劍立大功謂平朱此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
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
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
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

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聖室

聖白壇也案記父母之喪居倚

廣齊衰之喪居聖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聖室是士服斬衰而居聖室田布父爲鎮人所殺

寢苦枕塊之時也今居聖室蓋用士禮也

月俸千緡一無所取

賈禱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丙子瀛

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及監軍條佐送幽州囚於客館 王庭

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 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

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卽進討成德大

將王伾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 己卯以

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

深州南至冀州入十五里

丁亥以殿中侍

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官慰使歷澤潞河東魏

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

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 癸巳王庭濟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

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澹 吐蕃遣其禮部尙書論訥羅來求

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

州涑水遂城滿城

涑水漢郡郡治縣地附開皇元年以范陽爲北

更置范陽縣于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入年

廢十年又置水陽縣十八年又改爲涑水周官職方其浸涑易蓋

因涑水以名縣州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

於其地置玉都十郡後省併爲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

郡因置有武遂縣道遂城駐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成慶軍金

以縣置遂州以 自定兩稅以來 定兩稅見二百二十錢日重物

滿城縣屬保州 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尙書楊於陵以爲

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買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

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

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晉廣鑄以資用今減鑄以廢功昔

行之於中原今散之於四夷又有閩井送終之哈商賈貸舉之積

江湖壓覆之耗蓋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

新志云天寶末

天下鑄九十九絳州三十揚州宜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蓋天寶末又加多乎開元矣今纔十餘爐歲

入十五萬而已又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

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

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

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

而錢日輕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纈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使職如故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以裴度

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侍

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

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

爲杜叔良
妻師張本

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

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吐蕃國有大相副相
史因亦以宰相普之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甯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

爲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爲王智興逐
其帥崔暉張

本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承天軍當在
遼州界故關

卽魏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爲鎮以并州之樂平
平定二縣爲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天軍爲秦鳳平定縣平定唐
之廣陽縣也案沈存中華英錄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
山之西大茂山恒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卻自石門子
令水鋪入解形梅岡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門子割地與契丹以大
茂山分界焉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山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
路極崎嶇宋白日承天軍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蔚州西南至蔚
太原東鄰土門路所衝也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夏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

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

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

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安簡深相結

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

違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宏簡

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搆亂震

驚山東逆豎指王庭湊等姦臣作朋儈敗國政姦臣指元稹等陛下欲掃蕩幽鎮

先宥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

東禁闕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闕患大小者臣與諸將

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

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
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
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
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關面
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竊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
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
受囑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
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
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懼未信
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
悅以度大臣正議不得已癸未以宏簡爲弓箭庫使積爲工部侍

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爲相稹及下方事張本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

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

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

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

制者也上從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

允獨當幽鎮東南

橫海當鎮州之東幽州之南

重允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

變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允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大石山在魯州

東南魯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天子少保上柱國涼武公李愬薨愬行

己有常儉不違禮諸昆弟席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惟愬六

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

平奏突將馬廷峯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背潰推廷峯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死以奇兵掩取賊家屬輜重賊眾惶惑反顧遂大破之斬廷峯其黨死者數千人由是遠近畏服平之威

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區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輕遠之謀可令給以尙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解而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于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眾果陷于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眾驚擾不知所爲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城令還家待以不死途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稍刀齊發賊眾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于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

據實錄作馬廷崑舊傳作馬鎮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
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薩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
誤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

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

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唐屬
深州未爲永南軍治所未白曰張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南邊軍

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

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 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
山在縣南堯母慶都所居堯山

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爲名北齊并望都入北平唐

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

亦漢古縣古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

漢曲逆縣地後漢改爲後隸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

平郡於北平城唐爲北平縣 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

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
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

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宏正而
朱克融全張宏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
克融爲鳳龍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
餘人

王長慶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

蘇宋朝爲永靜軍地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加

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

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

諸道兵計十七八萬考異曰白集作七八十萬計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四面攻圍已踰

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

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

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問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北討舊賊西面壓境

壓鎮州之境

觀釁而動若乘

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

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

謂賊之麾下將有誅逆而效順

者

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畱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

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

今既祇畱東西二帥

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

請各遣都監一人詣道監軍

一時停罷如此則眾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徑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

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

自川宏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伐恆平蔡平郭朝廷猶

實優

兵驕將富豈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

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其留兵六

萬所費無多

兩道關河東橫海

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

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

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卽用度交關盡許

則人心無懼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己亥度支館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

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

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

供軍院運

以給之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出

布從其父宏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石賊及爲節度

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
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爲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

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

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

魏將貝衛道相六州也

將士

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

言仰給於朝廷也

今尙書割六州肌肉以

奉軍雖尙督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欲心

不悅難開鼓扇之

以嚴情喻火火本有熾烈之性鼓扇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

會有詔分

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

軍八千人還魏王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假

憲曰尙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

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眾意終負

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卽死

卽就也

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

忠臣義士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
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
已死乃諭其眾遵河北故事眾悅擁憲誠還魏奉爲酋後戊申魏
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旌鉞外奉
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其子唐諫曰大河之北號稱富強然而
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
自洗漑竭節事上吾恐踵不旋而禍且至涕下沾襟憲誠不聽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耳將也壬
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 甲寅青州奏海東二百里 王庭湊

與朱克融共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

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顏以廣

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逼其北是三函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

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

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

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悅段文

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

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

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

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

眾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

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白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

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

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庭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收朱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宏靖及盧士攻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

樂壽鎮卽置於深州樂壽縣

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

襄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襄不從各以其眾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

名爲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爲刑部尙書以

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爲御史中丞

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夜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憎儒宗聞以私怨恆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案德裕元和中數歷清要非爲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誦耳今不取

初李愷之遇害也其子

源方八歲被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有識源者贖而歸其宗源以父死賊手悲憤忘生不仕不娶斷絕葷酒寄食於惠林佛寺寺本愷舊第也其殿正愷先寢源每過之必趨未嘗敢踐階級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假臥堦中至是年已八十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忠臣子且篤孝詔以爲諫議大夫源辭以衰耄不堪

趨拜竟不起

附錄 蘇軾僧圓澤傳云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儋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

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辭歸青城峨眉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途自荊州路而次南浦見婦人錦褙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矣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止觀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拾命交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叩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實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寺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脩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以李德裕奏拜諫議大夫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

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

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

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東南道節度

副使權知畱後

垂拱二年分烏傷縣置東陽縣取善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仍

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

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

其兵柄故勸上雪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畱守平章

事如故

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爲東都畱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爲守

司空東都畱守及領淮南乃爲司徒蓋實錄此月誤記傳遂因之

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

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庭湊克融

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案此月甲子雪庭湊辛巳稹爲

相時勸上也

州蓋樞未爲

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

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

憲宗之崩也劉承偕亦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

陵轢節度使

劉悟數眾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關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

直言入實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公

者李師道爲司空賈直言曾除焉也故雖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倒戈收歸道而得節鉞今悟效師道所宜昭義軍中亦將有效悟所爲而取節鉞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

免承偕囚之府舍稽每有過直言必爭故悟能以臣節終

考異曰實錄監

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眾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與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偕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爲其困辱矣軍眾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僮欲并害承偕活者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

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闕賈直言賈賈悟悟制搆兵退歷承信囚之新直首傳張問作張汝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臨州刺史張汝又云汝既因依承信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信必出於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眾所爲月今承信名從賈以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愿爲宣武節度使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

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南牙常參武官十

軍將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由者得官之由其諸道大

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懸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

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

升朝籍唐末藩鎮列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武備

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

請卽用智興爲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他官事未報智興亦自

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
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
之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眾
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皆素所辦也遣
兵衛從羣至桶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桶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
汴中者謂諸道進奉船在汴河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丙午加朱克

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尙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
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眾皆危之詔以愈至境更觀事勢
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
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
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尙書乃不

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

王武俊贈太師
擊走朱滔見二

百三十二卷舊
宗廟元元年

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

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
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尙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
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
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
使出恐其眾聞愈言而心
動有知劉悟李祐者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
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順大體不可棄之耳尙書
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
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
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鳴

咽流涕上爲之動容時議者以度久在外無左右之助且爲姦邪所排擯雖勳德至隆恐不能略無感慨及奏河北事情辭和氣婉聞者無不聳動至有咨嗟出涕者先是上詔劉悟送到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

謂討王承宗在行營時

與臣書具論其事

時有中使趙宏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否

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

今事狀籍籍如此

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

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

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

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悅首

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尙未知之

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

出

言既明抵其罪則悟必釋承偕

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

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

西走欲歸許州

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

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考異曰舊光顏傳曰

光顏以朝廷制置承平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誤卽前功盡棄乃懇辭兼請尋以疾作表祈還鎮物廷果以討賊無功而

放庭決今

從賁錄 王子以裴度爲淮南節度使餘官如故 加劉悟檢

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

魏僕庸高河北三鎮

招聚不逞

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

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御之不

從詔發繪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丁巳以左丞崔從爲鄜

坊節度使廊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屢帥所不能制而從一切繩之以法禁軍爲之斂迹先是党項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以貨遺帥守故羌敢入境爲橫從一無所受撫諭之以禮法羣羌感畏不敢爲盜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涿州丙辰刺史

侯宏度棄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

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度既再相權倖者側目謂李逢吉險

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上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

解遂攝未遇時

貧困客揚州木蘭寺日午猶未得食每聞寺中鐘聲隨僧齋食僧厭苦之飯後乃擊鐘攝懸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來鑿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按筆續云三十年來塵拂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李襄帥其眾

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襄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

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

王智興爲武甯節度使 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

使 李光顏既還許州 故全略復鎮橫海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

弼李寶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

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 所由管掌官物之吏也事

必經由其手 故謂之所由 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

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鬪保 鬪保者鬪結戶口使之互相保嚴 給一年

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

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 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 詔百官議其可否

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質

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

坐鋪自難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

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吏人將鹽家至而戶難必索百姓供應

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養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

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

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

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

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權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縛皆以錢

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誣訴夫強人之所

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寶錄因三月壬寅

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鹽法及處厚駭議宋韓愈時奉使鎮

州猶未還又壬寅三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

知其何月也今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

附於四月之末

徵當州與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十

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欠詔悉免

之 癸未貶崔羣爲祕書監分司東都 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廢

管入容管見上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

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會黃少度羅陽當在西原

羈縻縣也蓋裴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以歸之也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

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平進和主

宗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朋閒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

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女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僞爲之令以便

宣給賜種皆然之有李實者知其謀以告李逢吉逢吉欲傾裴度

元稹而代其位且謂二人同居相位勢必相傾乃硬實告度云方

爲稭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逢吉又使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
詔逢吉與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鞠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
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是月隴山
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色青赤而猛鷲見羴人則躍而食之遇漢
人則盃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
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尙書李逢吉爲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 乙丑大風落太廟鷓尾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
馬先寇靈州遂及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
邪謀賁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官使長春宮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今
創之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廢斥十年信道不篤乃喪所守
附宦官得宰相居位才三月而終身之名敗焉晚節彌沮喪加廉

節不飭云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托跋葛誠請

降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巂管經略使 初張宏靖爲

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不恤軍

政賞勞既薄於宏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賈瑗典

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卽

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殺其

妻推都押牙李芥爲酋後 丙申宋王結薨 戊戌宣武監軍奏

軍亂庚子李芥自奏已權知留後 甲書舍人白居易累上疏言

事多不見用乃求外任壬寅出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

洩其水溉田千頃杭近海水泉鹹苦飲者多病及李泌爲刺史引

湖水作六井民無水疾至是居易復脩治泌井民賴以汲生齒於

是日鑿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爲宜如河北故

事授李齊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

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

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毫穎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

三州皆宣武之巡屬也

上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

請以將軍徵齊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宏之弟素寬

厚得眾心脫齊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

徐王智與許帥李光顯

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爲隨州刺史

隨州古隨

國漢爲隨縣江左爲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

以韓充爲宣武節度兼義成

節度使徵李齊爲右金吾將軍齊不奉詔遣使徵官私財物於宋

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齊遣兵二千攻之陷甯陵襄邑

宋州西至汴州

二百八十五里南陵州西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係北

四十五里婁邑州西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

芥屯尉氏

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

兗海節度使曹華聞芥作亂不俟詔即

發兵討之芥又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

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 是月陳許蔡

三州大水好時縣山水泛溢漂失居人三百家 八月辛酉大理

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甲子韓充入汴境軍於千塔

千塔當在汴州北

武

甯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眾遁去

壬申韓充收宣武軍於郭橋

九城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鎮

斬首千餘級進軍萬

勝

九城志汴州中牟縣有萬勝鎮

初李芥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

及芥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芥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

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齊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齊殺之詐爲齊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齊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卽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始帝遣人問充破賊期充對曰汴天下咽喉也然臣頗習其人總士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而汴下帝喜曰充之料敵何神也癸未以韓充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充雖將家然性節儉素不

事豪侈居處服玩如儒生臨機決策動無後悔世推名將 癸未

詔遷汴宋鄭三州戰亡者稟其家三歲 是月浙東大水漂溺居

民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賈易直奏大將王國清作亂

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

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

其黨二百餘人 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餽帛

有告者乃收囑請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呵入獄中劫取國清而出

之囚欲大剽易直登堂謂將吏曰能擒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千緡

眾皆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 癸卯以御史中丞李德裕爲浙西

觀察使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鏐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全

略利其財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爲妾以軍亂聞

朝廷之討李全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士憲誠表請授

芥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爲度河之勢

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大以便兵馬入船謂之

馬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芥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跡

被捶擊終不離主耳 冬干月上自複道幸咸陽止善因寺施僧

錢百萬咸陽令絹百匹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

複道幸華清宮遂敗于驪山卽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

王紉堯

紉堯宗子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歎然墜馬如

爲物所擊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聞上起居宰相履

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

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

程大昌演繁縟曰今之交牀制本自唐來始名胡牀所以擊有胡改名交牀唐

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案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爲足是前後皆施橫木不

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數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線之可

扶掖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以闔臂其下，四足著地。悉

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

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

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考異曰：劉軻牛羊日歷曰：穆宗不愈，宰相議立敬宗。

爲皇太子時，牛僧孺獨懷異圖，欲立諸子僧滿，乃昌言于朝曰：梁

帝欲謀廢立，又令其從於街衢門牆上，施椅每于穆宗行幸處路

側或苑內草間，削白柳膏之，

其亂其兒，族如此，此出於朋黨

之言不

足信也。上疾浸瘳。

是歲初行宣明歷。

憲宗卽位，司天徐昂上新歷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

之無氣節，章之數至於發，故啟閉之徒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

以累世積精，必更歷紀乃詔日官改撰歷名曰宣明，其氣朔強敵

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 以左僕射韓皋爲東都留守，行至戲源驛，暴卒。泉守仲聞夙負名，而器質厚重，有大臣之度，生而知音，嘗聽彈碁，康廣陵散，至止息，歎曰：妙哉！碁生之爲是曲也，其當

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而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篡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明帝顧託而有篡奪之心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心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咸敗散於廣陵故曰廣陵散止息者言四人所敗散之地卽晉後日止息之地及永嘉之亂晉果遷於江東而不能踰揚州一步是止息於廣陵也其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因避魏晉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三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九

起長慶三年盡文宗太和二年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銅綵銀器各有差三月壬戌以戶部侍郎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韓宏入朝以宣武營事人多流言其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俄而公武卒宏繼薨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止憐之盡取宏財簿自閱視凡中

外主權

主權謂中外官之有事權者

多納宏貨獨於牛僧孺官側朱句細字曰

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素敬僧孺欲相之及見

是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故遂相之時僧孺與李德

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

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考吳曰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喪

月元續發度俱能逢吉代其度爲相既得權遂銳意報怨時德裕

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權紳與德裕禁中用之九月出

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疑是交怨愈深

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夏四月甲午安

南秦陸州獠攻掠州縣

武德元年以前該郡之安南玉山道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復置陸州東至廉州界三百里

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

至承旨各有差

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

聖節上壽則宣徽使宣荅徐度御掃羅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宣皆項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格亞二

時有南北院南院比北院資望尤優然其職無多因唐之舊賜羣

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峻內侍供茶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
以下差補假放勸勅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
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差奉名物費
坊伶人戲給衣帶郊野殿朝講聖容聯禮圖足諸司使下別籍分
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觀穆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
宗所期則宜徵院官員數多矣

巧諂傾詔善揣人意

興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置城縣

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

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

遂有寵者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

以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

時中官多

加諸衛將軍

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

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

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

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

他事譜之於懇懇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贖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路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爲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工部尙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贖

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已酉以權爲嶺南節度使 五月壬申

以尙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唐襄州之鄧縣也治古樊城隋改爲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九域志在州北二十

里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考異曰柳氏敘謂曰公爲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

爲國困人聚其蹄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責吏請曰用人從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親舍畜馬之性必裂之有齊衰

哭且狀曰：運三世十二妻于武昌，為津吏所遇，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候捕之，破其十二板，皆實。以稻米時歲餒，鄰境尤甚，人以爲神明，之政按轉愈與公轉善。曰：殺所乘馬以祭，隱死之士乃在鄂。岳時事敘訓，舊傳皆誤也。祭齊衰者，乃是閉棺，非美事，今不取。

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實爲節度使。六月

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

欲燒佛骨，事見二百四十卷何可犯也。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

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邕州宜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

入橫州，襲鬱水。右江源出貴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左江道屬太平、永平、潯右、江道，屬橫山、塞各營。勸察州丙寅，邕州

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煥奔石南。煥音序南詔勸

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祐再敢善，用其眾，始慕中國，不與父

連名。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祖避生，避盛炎。避盛炎生，炎，閩炎。閩

避順生。順，避順皮。盛，避皮生。皮，避開皮。避開皮，避開生。開，避風。開問勸生，勸生勸勸，利皆連名也。爲南詔強盛，寇邊張本。義成軍

節度使曹華楚華雖出自戎行而勳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爲難 八月

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 丙申上自複道幸與慶官至通化門樓

蘇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復道由通化安興門夾芙蓉園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通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 投絹二百匹施山

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

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時李逢吉旣傾度位又惡之不已必

欲逐之於外乃與右補闕張又新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

薦之子也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

同平章事 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 考異曰

穆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節注與守澄潛結上于東宮且言逢吉實立陛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肇之皆逢吉藩

僚時又新爲右補闕續之爲度支員外郎劉陶承之爲逢吉傳亦
言逢吉令仲言略注求結于守澄仲言辯請多端守澄見之甚悅
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
洛中時逢吉爲雷守恩復爲相乃使訓因鄭注結于守澄然則逢
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
爲不遑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
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
裴又新李績之爲逢吉蕃僚乃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
今下

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

取據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蓋李逢吉患

滅否逢吉所進報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之而上待選紳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

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

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進對則是待

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恭正爲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爲巡對者

未爲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選引對者也具曰次對官者卽

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爲待制矣今人

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既熟雖唐人

亦自不辭開成中較今後選入閣日次對官未要賤班出於東

階於木下立待宰臣奏布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
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當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
爲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爲次對官也余按唐中世以
後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可謂之次對
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
也唐人本不誤程奏之自誤耳據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故
則次對官者以常參官依次對爲稱詳已見前註不疑而可之蓬吉又欲出紳於外以故

事京尹新除必詣臺參乃加京兆尹韓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
激二人使爭及制出紳與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

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

觀察使 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

節度使爲杜元穎以刻制致寇張本 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爲寇 韓愈李紳

人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王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

部侍郎考異曰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幸自以望輕願已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己類以樹黨撥進修之士

聖考爲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選其私志時幸病之因以人情上論
諫官歷歲度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
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俯穆宗實錄
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徽宗實錄
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

德裕奏去管內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甲辰長慶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

上卽位四年矣是歲元正方節

東內正身大朝會

初柳泌等旣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

之藥有處士張舉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
作昇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
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藥以攻疾無
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勢有所偏助
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
其藥庶人尙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

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相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

欽州殺將吏

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里二百五十一里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

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於寢殿

年三

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

皇太子卽位於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

事見二百四十一
卷元和十五年 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

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尙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
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
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

服色及錦綵金銀甚眾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初穆宗旣畱李

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

華陽川 華陽川在魏州華陽山南 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

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眾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

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問計於右補闕張又新度支員外

郎李纘之咸曰搢紳皆惜毛羽孰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

死力者而用之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

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
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惡龍必替逢
吉乃用劉栖楚及程昔範等爲拾遺以伺紳隙又使又新成及從
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錫紳之短於士大夫閒且言紳潛察士
大夫有羣居論議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及上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
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
爲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謂逢
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聞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
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
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
紳輩皆欲立深王深王憲後改名棕憲
宗之子穆宗之弟也李纘之等繼上章言之上

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在內署時實不利於陛下

請加貶簡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

端州隋置取界內端溪爲名楊帝初置信安郡
武德又爲端州天寶改高安郡乾元復爲州逢吉仍帥百官表

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納良久又

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端州謂
之端溪眾駭

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

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唐上
元元

年劉饒州之弋陽衢州之玉山建撫二州各三城置信州至京師
東南三千八百里開元二十六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京

師六千一百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

封還敕書人爲之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

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

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
上疏言紳爲逢吉之黨所譴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

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

考異曰厚傳

曰徽宗卽位李逢吉川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嗣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免死貶廣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神貶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

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

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辛卯敕沒掖庭宮人及先配內屬

宮人竝宥放出任其所適 己亥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 乙巳

尊上母王妃爲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曠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西川節度使杜

元穎欲中帝意以固寵乃巧索珍異以獻又進毬畫打毬衣五百

惠 三月壬子赦天下詔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 甲寅上始

對宰相於延英殿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

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宴戊辰日絕高尙未

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偃蹠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

曰昨日疏論坐晚論上坐朝之晚也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金吾

左右仗在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畱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

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

寢樂色日宴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

福祚之不长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

已響聞閣外考異曰竇錄莊周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意者

既能爲近名之善卽必忍爲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達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效耳夫諫諍之

道是豈能知之乎卽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

思漢氏之爲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易而數激許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爲不難謂細事者常碎首從此途不覽章疏卒有克明之難實猶楚兆之況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實前直而資後詐殊可歎

駭按李諫爽此論於非惡栖楚而強稱之邪今所不取

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

程大昌曰奏劄言取進止雖言此劄之處分爲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疑謂有旨爲進止如玉堂直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栖楚捧

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

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

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

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

備行幸乙亥又賜伶官綾絹三千五百匹

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 天白經天 夏四月甲

雲詔府以中書爲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京都有左右教坊

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 乙未以布衣姜洽爲補闕

試大理評事陸滂布衣李處劉堅爲拾遺

大典注云附置大理評事通典云唐置評事十

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爲十二人新志

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

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

人皆居要劇凡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而

附應之者又有八人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上者

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

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

元明謂韶曰我嘗爲

子什嘗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

圖也詔以爲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

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

本草曰紫草出礪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也

爾雅謂之菴廣雅謂之菴菴苗似藹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殿敷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大明宮東面又北則元化門此音紫葭音刊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

者詔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

擊毬

自左銀臺門西入豐太和殿至清思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珠鏡殿

諸宦者見之驚駭急

入閉門走自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

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

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

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

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

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上母太后王氏也

存亮復以五百

騎迎二太后至軍張詔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元明同食曰果如

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詔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尙

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詔元明及其黨死者狼籍連夜始定餘黨

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惶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竝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贖易直竝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爲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卽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爲鄜坊節度使 庚辰大風壞延喜景風門 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聚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則忠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二裴度尙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事見十五家漢文帝十四年

夫御宰相當委之

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

憲宗時韋處厚爲考功郎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刺開州

今之所陳上答

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乙巳浙西水壞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廬舍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爲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爲淮南監軍使 己酉睦州大雨山水泛溢漂城郭廬舍 乙丑鄆曹

漢暴雨水溢壞城郭廬舍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

軍王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御之甲戌侍御史溫造於闕內奏彈祐

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

濟事見二百四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宋嘗心動今日墜落於淵御史矣 襄均復

等州漢水溢漂民廬舍 詔浙西造銀錢子粧具二十事進內觀

察使李德裕奏曰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

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瘵之人不勝其敝也

本道雖素號富饒然李錡薛平皆權酒於民以供羨財自元和詔

書停權酷又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所存惟節使錢五十萬緡率

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編急未免懸欠今所須脂益粧具度用

銀一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雖力嘗求深憂不遑願詔宰相議何

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臣敢不遵承明詔
不報未幾又詔進可幅盤繚縹綾千匹德裕又奏曰臣昨緣宣索
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
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縹縹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
臣伏見太宗朝憲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
誠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鸚鵡翠鳥汀州刺史倪若水
書之即見褒納又令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笛於益州
蘇頌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鸚鵡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
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
拒而不納也夫元鷲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
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所未諭昔漢文衣弋絺之衣元帝罷輕織

之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近師二祖容納遠法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蒼生受賜多矣優詔荅之停免所進 八月丁卯

朔安南奏黃洞蠻入寇

丁亥太白晝見

龍州刺史尉遲銳上

言牛心山素稱神異

牛心山在龍州江油縣西一里舊教靈驗記

武陵王紀

理益州使李龍遷瑤城於牛心山又牛心山靈異記梁

賜鄒里爲立詞武德中改爲嶽武氏革命擊嶽山脈明皇幸蜀有

老人蘇坦奏曰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厭靈所致明皇卽命修頡如舊明年詠嶽山復宮闕以二記者之則李虎

與龍遷卽一人也然

虎仕西魏未嘗仕梁有掘斷處請加補塞從之役數萬人於絕險

之地東川爲之疲弊

九月丁未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

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杜佑曰林邑出沈香土人

破藏其木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沈香諸

葉志沈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

沈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沈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沈如梭者謂之梭

沈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陽沈今其材可爲亭子則條段又非諸

沈比 漢道明之六世孫也

道明淮陽王道元之弟

庚戌以河南尹令狐楚

爲宣武節度使初汴軍驕甚故韓宏兄弟務以峻法繩之士偷於安未能革心也及楚莅事解去酷烈以仁惠諭人人皆喜悅遂爲善俗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洞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 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於光陵 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 廟號穆宗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十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胡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辭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耶即日除劉栖楚

諫議大夫景讓愷之曾孫廷老存誠之子也廷老性謹正有父風
時上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鎚三千斤黃白金薄十萬餅
又用人多由權倖上手敕與官廷老與同僚舒元褒入閣奏曰臣
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
邪恣行上厲聲曰更諫何事元褒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變色
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卽
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絕多卽知有所營構上無以
難 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允同平章事 乙未徐泗觀察使
王智興以上生曰 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 請於
王智興於十二月請置戒壇預請之也 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
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江淮已南所在懸榜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髮落自淮而右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臣於赫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僧皆是蘇常百姓新從泗州落髮而歸臣已勒還本貫若不及今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卽日罷之 丁酉吏部侍郎韓愈卒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記數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性宏通而不詭隨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友善論文賦詩不聞寒暑其視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朋友之孤

女僅十人嫂鄭妻爲服葦以報自晉魏以降爲文者多拘對偶而
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愈獨尊尙古學其所爲文一
洗六代之衰而自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
閑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於他文造端置辭要皆
不蹈襲前人然唯愈爲之則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
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爾雅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湜定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澗平陵城林薄叢翳下有積水郊日往坐水旁斐然賦詩曹事多廢令白府以假時代之分其半
餘郊不介意也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性狷直愈賢而重之常責愈喜博筮及爲駁讓之說論議好勝人愈爲書以謝屬時又有劉又者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乃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負氣不能俯仰貴人常隨穿履破衣關愈接天下士步趨之作冰柱雪車二詩樊宗錡見而拜焉能而道人短長其人苟屏義則又爾爾若親屬然後與愈議論不能下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譽墓中人得
之不若與劉君爲齊 是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黃洞壘黃昌瓏造其黨陳少奇等來降

徽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諱漣穆宗長子也
在位二年改元一

乙寶歷元年春正月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朝享太廟辛亥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改元先是鄂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竿下唐制北宵刑部先集囚待於闕下高祖建金雞置鼓宮忽有品官數十人國有赦城門之右囚徒至則繫之宣制說乃釋其囚元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大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羣爾也執挺亂擲發破面折齒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臺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而釋諸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

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

考異曰皇甫松載牛
羊日曠曰太牢既交

惡黨清陳義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知薦不
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蒲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相
未盡兼職而僧孺集賢史館兩司出編未盡編相印而太牢同平
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
氏治養無檢第甲云云兄弟羞報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
僧孺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
不爲彼也妻者是不爲自也因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辰銘
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廟殯夜而可作後夫必訴於元亨使
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
乎作周秦行紀呼穆宗爲沈婆兒謂齊眞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
君甚矣此朋黨論今不取

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藥鞋俟

於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

鄂州謂
之夏口

此禮太過公綽曰奇

章公甫離台席

補註僧孺封奇
章郡公故稱之

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

之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諫官駁爭之上皆不納上

遊幸無常昵比舉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

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味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驛且轡輅徐驅馮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襄旣焚筒布則畏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遇天道斯爲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流涵舉白浮鍾

中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許驚 魏叔弼扶陵霄任宮事

七十二卷 魏齊書

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

二年明帝諱叔 日楚

王處白公子張驥諫王曰不穀雖不能州吾懲責之於耳對曰

昭注曰瑱所以率耳也言四獸之身角

可以為瑱辨畜也而又以規諫為之手釋耶箴曰居上處深在察

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偽照姦得

情燕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感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服莫辨

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夜元

服入廟拈麈尾執我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馬何驛事見二十二 觸瑟始

事見十七卷漢 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

武帝建元三年 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繫崖發於獄給事中李渤

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殿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

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六 一 思補

思補

思補

思補

思補

思補

思補

思補

思補

思補

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
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自
餘諫官論奏甚眾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
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買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
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
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
不赦之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
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
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
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時李紳貶官李逢吉惡紳不欲紳量移
故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亦與

量移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李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
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卽追赦文改
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

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人不充而羨餘相繼 己未詔王

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荆楚歲時記謂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

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爲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船之兩旁刻

爲龍鱗而採繪之謂之龍舟植標於中流眾船鼓楫競進以爭錦

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沈溺而不悔者曰汨音密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

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

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度使劉悟

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

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

爾後司馬賈直言入實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

諫殺李師道以

郭青等州歸朝廷也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憲宗元和十四年

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

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起
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
死耳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開後使從諫發喪軍中

遂安 道士劉從政說上以長生久視之道請徧訪天下異人冀

獲靈藥戊午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採藥以從政爲

光祿少卿賜號昇元先生 初陳留人武昭有才力裴度破淮蔡

時獎用之累遷爲石州刺史

石州漢韓石縣也

度度被黜昭以門吏亦罷

任客京師途窮頗怨執政賤李逢吉李程爲宰相水部郎中李仍
叔程之族人也恐昭怨及於程乃謂昭曰程本欲與丕官恒爲逢

吉所沮耳昭愈憤怒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吾必刺殺蓬
吉蓬吉聞之懼且恐度復用因欲暴揚其事以明度之失乃令安
再榮告之九月庚辰詔三司鞠之昭彙皆下獄而蓬吉與程不相
悅欲并中程乃企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汝能言武昭與
李程同謀則生不然則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以自免彙不爲也
獄成冬十月甲子叔殺武昭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
茅彙流崖州蓬吉待彙素厚嘗與彙誓曰足下當字我爲自求僕
常字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辭頗狎昵而能確然不易其辭君子
多之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
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
戎所殺

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終不笑
幽王爲烽燧有寇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西夷
犬戎攻幽王于東烽微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下秦始皇葬
驪山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
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卽日還
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刑部侍郎劉栖楚爲
京兆尹栖楚性果敢能摧抑豪右長安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
冠有罪則逃入軍中無敢捕者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
皆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諭曰癡男子不
記頭上尹邪其爲人所畏憚如此 丙申立皇子普爲晉王 朝
廷得到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
絳上疏以爲兵機尙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
數月朝廷尙未處分中外人意其惜事機今昭義兵眾必不盡與

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尙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
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
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
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
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
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
之間若有姦人爲之蠶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黃
舊言賞 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眾獎其從來忠節黃
舊言賞 一軍自李抱真以來黃 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
來忠忠竭節於朝廷黃 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
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

兵刀

昭義遠屬邢洛磁三州皆在山東

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

言帳下必有圖

從諫以爲功者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

後從諫賂曲爲奏請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

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眾頗附之李絳好直言李逢吉

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庭尙書以

下每月當牙

牙牙多也

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

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

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

唐初太宗尙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

右僕射尙書省長官其任爲正宰相所謂參議朝政參知機務伺平章事雖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禮數至重

儼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

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職上聽行舊儀而逢吉右播謀出絳甲子以

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剛腸疾惡賢不肯太分以此屢爲讒邪所出 戊辰遣使往河東振武靈夏等州市耕牛一萬頭分給畿內貧民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宓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兩寶歷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

之先是民間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

非衣裴字天上有口

裴字謂度能擒吳元祐其才可用也

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

五岡

六岡橫亘如乾卦六畫之象裴度平樂里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字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

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觀及興善寺以鎮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卽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爲第四坊名永樂坊略與元都觀東西相對惟與之所謂宅據

乾綱者卽龍首第
五坡之餘勢也
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

其旨可見
考異曰舊達吉傳曰寶曆初度述上章請入觀達吉之

燕坐不安席如矢博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

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間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諸識而韋處厚

於上前解折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

止云天上有口破驅逐說此蓋民間元有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

此謂權輿因言度名應圖識非照之也

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置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

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割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嗚耳語

京尹任頌創故唐人謂府縣官爲所山官項安世家說曰度笑而飲之

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咕嗚細語口動而聲不遠聞度笑而飲之

栖楚不自安趨出咸處正特立風采動時嘗爲鄭餘慶李夷簡賓

佐皆待如師友
爾彛咸字盧老初其父鏡佐李抱真爲滌滌從事

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聖知

未來車馬河朔禁遊客銳獨皆禁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

當生爲君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爲志成之生也口下果有黑子其

形神宛如盧老父卽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于林壑往往

獨遊終南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晨月夕朗吟愜

意必棲怡霑襟旨
趣高奇名流哇挹

是月發神策六軍穿池禁中 二月丁未以

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
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
吏人盜之以印誓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
其識量 三月戊寅觀競渡於魚藻宮 上自卽位以來欲幸東

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眾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

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

自長安歷華陰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華陰之瓊岳宮金

城宮鄭縣之神臺宮陝縣之儲徽宮通池之芳桂宮福昌之裴度
福昌宮永甯之崎岫宮蘭皋宮齊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 裴度

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

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

也

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

歲月閒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

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遷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去去就俟遷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清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

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
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爲貴妃

妃晉王誓之母也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領

留後重賂都道以求承繼

爲文宗討李同捷張本

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

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

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

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酬有斲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己

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

釋氏講說類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說俗

遊布施 亳州言有聖水飲之者疾愈轉相流傳南方之人競相

給取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

旬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十戶率領一人取水水價

每斗三千取水者益以他水沿路轉以市人水至豫令疾者斲輩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急之人多致餒斃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恐成禍患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

癸未衡王絢薨

絢子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

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丙午觀競渡於新池 朱延嗣既得幽州虜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密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雷後九月

數延嗣之罪以聞。祚義承乾之後也。甲寅觀百戲於宣和殿三日而罷。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河東節度使李光顏薨。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故數立功勳。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冬十月乙亥以李戡義爲盧龍節度使。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上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

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

滅薛佐明等弑上於室內

年十八

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

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重國事

絳王悟
憲宗子

壬寅宣遺制絳王

見宰相白宮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

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

唐末謂兩樞密
兩中尉爲四貴

衛兵迎江王涵入宮

自十六宅迎入宮也補註
唐室立帝由宦官自此始

發左右神策飛龍

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

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

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春秋之法大義

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順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

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

平內雖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江王卽位更名昞丙午上赴西宮成服戊申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王太后爲寶歷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閩人也 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謂穆朝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畱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

教宗寶曆二年文宗太和元年

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

司新加衣糧請司內諸司也衣糧御馬坊毬場及近歲別貯錢穀

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備註先宣

所自索於諸道所進女樂各放還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

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率漏下

十一刻方能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

放朝皆用偶日補註假朝放朝即漢廷休假之意也欲與公卿每

日相見故於視朝之日不輟放而輟放之於偶日

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本名涵即位更名昂穆宗第三子

在位十四年改元二太和九開成五

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寬京畿今年夏稅之半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與俱入見請遵朝旨 石軍中尉梁守謙請致仕以樞密使王守澄代之 上雖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忠武節度使

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度使

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

倍者子錢

倍於本錢稱者子木相侔也

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

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償帥鮮矣 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允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

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
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鹽鐵使王播自
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
以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於

莊陵

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

廟號敬宗

李同捷託爲將士所謂不受詔

乙酉武節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
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允王智興康志睦史憲
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竝
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襲度
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章處厚謂

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

魏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爲一道之主故對其屬吏稱之爲使主

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

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

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允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允薨重

允山自行伍及爲大將赤心奉上能與士卒同甘苦所至立功未

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願依之身沒之日

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以祭其征淮西時蔡將有李端者降重允

其妻爲賊束縛於樹鬻食至死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

心如此

庚辰以係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

穆宗長慶三年以晉慈二

州爲係

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戰太和二年春正月壬申地震 二月己卯王智興攻棗州焚其三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一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徵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開弑天子餘祭不書其君者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

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襲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爲不君侵其命而專之者是爲不臣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將傾也臣又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

夷藩臣跋扈或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

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

穀謂春秋之微旨也

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

自於諸侯此海內將亂也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察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

賈蓋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

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社稷也社稷之所以

重者有百姓也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陛下之赤子也陛下立令仁慈者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窮困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

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而陛下無由知陛下
有子育之心而百姓莫能信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
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
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
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
柄以歸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
直是進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聞治天下者法宜畫一官宜
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赴南牙朝會者
謂之外官亦謂之南
司官官列局於元武門內由軍中尉護
諸將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
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
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閱農事以修武備提封

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父
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戍則彘弓力

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

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

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

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

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

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

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

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于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

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滅姦觀釁之心無伏

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

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則

可以制豪猾之愆無踰檢之患矣臣聞晁錯爲漢黜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元志紹元音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邵李甘杜牧馬植崔瑛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獨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長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懔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象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

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見於今矣況臣所對不及賈遠甚乞
回臣所授以旌賈直不報賈由是不得仕於朝冷狐楚牛僧孺節
度山南皆表賈置幕府以師禮禮之而宦官深嫉賈竟誣以罪貶
柳州司戶參軍而卒賈對策後七年遂有甘露之變牧佑之孫植
勦之子式起之孫慎由融之元孫也 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諡

悼懷太子

初肅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卽位命福建觀察

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

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
爲一綱而輸稅於官

自言

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亦不能辯與之
俱見太后上以爲得眞窮甲子以爲太子洗馬

爲蕭洪詳覽
流死張本

峯

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

舊志峯州至
京師一萬一

千五百里宋白曰峯州治嘉甯縣漢麓冷縣地
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

是夏河溢壞棣

州城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侗獨以爲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寶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寶爲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

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爲

橫海節度使

岳王緄

緄 顯宗子

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

韓約

冬十月洋王忻

憲 宗子

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癸酉以右僕射同平章事實易直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

之同捷寨寨於滄州西以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

拒官軍以堅固爲名

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

淮爲之耗弊 壬辰給復棣州一年粟戰士創廢者終身 傅良

弼至陝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甲辰

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丁巳王

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

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封大公賜履所至也俱

爲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

高唐爲無棣縣屬滄州 癸亥有黑祲與日如鬮 壬申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處厚姿狀柔懦居家亦循易至於廷諍

敷陳及馭轄胥吏端確剛毅疑然不可奪及在相位務在濟時不

爲身計百寮謁事畏惕未嘗敢干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取錄瑜

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

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亦多擢在同行率以儲栻王官雜補之

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則趨中書省及宰相私第摩肩

雜沓及處厚兼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清

流不雜朝政肅然開元中定天下州序自京都及諸都督護府外

雄宋毫滑許汝晉昭統魏相爲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望者及

多凡商甯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然徐邢楚鄂彭蜀爲緊州

不及十數又以汝魏鄭汴魏洋蘇爲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

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元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

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

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史憲誠奏元志紹兵屯永濟代宗大

田承嗣分魏州之臨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

清置永濟縣屬貝州

諸軍以討志紹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三終